

坐看兩赤子辯日

顏加興、秦菲老師談中文老師的困難與應對

■ 文：破城



顏加興

筆名蒲葦，聖保羅書院中文科主任、作家、教科書編者。著作包括《相遇像淡淡的水墨》、《直到除非》、《寂寞非我所願》，另編著《新高中中文科必讀手冊》、《中文科文憑試活用筆記》、《師生有情》、中文老師散文合集《師生情緣豈在朝朝暮暮》等。

孔子東游，見兩小兒辯鬥。問其故。一兒曰：「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，而日中時遠也。」一兒以日初出遠，而日中時近也。一兒曰：「日初出大如車蓋；及日中，則如盤盂：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？」一兒曰：「日初出滄滄涼涼；及其日中如探湯：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？」子不能決也。兩小兒笑曰：「孰為汝多知乎？」

《列子·兩小兒辯日》



秦菲

全職語文教材作者，《啟思生活中國語文》（第四版）作者，曾任中學中文科老師，後任補習導師多年，編寫多套應試教材和練習。

兩赤子辯日

聖保羅書院是中西區內傳統名校，顏加興老師任該校中文科主任，直言學校以英語為主要授課語言，課堂較少使用中文，家長及學生的觀念多傾向「重英輕中」，選修文學、中史的學生愈來愈少，學生受人文素養薰陶的機會不斷減少，加上文憑試形式變化多端，學生急於速成，誤以為操練試題是上上之策，加之網絡世界多充斥着語焉不詳的片語和表情符號，進一步戕害學生僅餘的語感……面對火頭處處，學校的中文課可憐兮兮，中文老師常有無力之感。問及應對之法，顏老師戲謔說：「只好寄望其他英中男校考得比我們差吧！」聽來教人心酸到骨節眼裏去，四肢的力氣都給化掉似的。

另一邊廂，同樣有志於語文教育的秦菲，卻另闢蹊徑：有感日校教程緊迫，教學形式有所局限，苦無機會施展創意，於是毅然辭掉傳統名校的教席，投身別人眼中只顧牟利的大型補習社繼續執教鞭，一教多年。秦菲認為補習老師的教學目標較直接——在公開試取得好成績。面對學生單一的要求，只要能夠滿足他們這方面的期許，自然可以取信於他們，也自然可以在教時的隙縫中，給學生添點語文趣味，這就像面對愛吃脆口食物的偏食小孩，把他們不愛吃但有益的食材剁碎融入菜式中，神不知鬼不覺地讓他們吃下……在他們還擺出一副津津有味的饞相時，告訴他們所吃的其實摻雜了他們起初厭惡的東西，他們也許會瞪開爛目張大嘴巴，但也只好無奈接受。身為老師，雖然是多費了心思（須知如何弄碎材料，再摻雜到課程弄出興味，是蠻花腦汁的活兒），但也會因拓闊了學生的口味，提升了他們的品味而高興和滿足。

那個下午，看着兩位語文老師侃侃而談，筆者腦裏不知為何蹦出了魯迅《野草》中的情景：「在我

的後園，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，一株是棗樹，還有一株也是棗樹。」許多人都說，不明白既然都是棗樹，何不乾脆說「有兩棵棗樹」，我想這是由於魯迅想表達兩棵樹同中有異。面前兩位老師，一位赴湯蹈火，鞠躬盡瘁；一位隔岸觀火，伺機而動，相同的是，兩人都有像棗子一樣紅的赤子之心。訪問當天，我就這樣坐看兩赤子辯日——這「日子」的「日」，聽來感受甚深。如果因老師的話獲益良多，我們多會用「如沐春風」來形容，但今趟訪問所感受的，卻是像行經港鐵站的排氣口，有一陣炙熱的風撲面而來，算不上愉悅，但見兩位無怨無悔地迎難而上，記得筆者在訪問中屢次點頭回應說：「辛苦晒！」

即便滄涼，卻視日大如車蓋

學生面對文憑試，一般有兩種反應，而對於這兩類學生同存在校園裏，老師難免有着看「兩小兒辯日」的迷思。

有一類學生，即使還未升上高中，他們已把文憑試看得像「車蓋」一樣大，事事以應試為依歸。面對這些學生，老師大概只能盡量轉移他們的視線，讓他們感受「涼涼快快」，鼓勵他們多閱讀，拓闊視野，甚至引導他們記下感受，嘗試寫作。對香港文學界略有認識的讀者也許知道，顏老師活躍於文學創作，以筆名「蒲葦」出版了不少散文作品。身兼寫作人，又是中文科老師，顏老師自然希望學生學會欣賞文學之美，但社會視文憑試的成敗重於一切，學生也就不願多花時間與努力在這方面上。顏老師笑歎這令他陷入精神分裂之中，他扼要道出日校老師近年面對的局限：「中文科新課程帶來繁重的工作量，不但消磨了老師的教學創意，還使不少



有才能、有經驗的老師難以適應，意興闌珊，提早退休；老師工作量大，課時有限，新入職的同事難免只能像機器人一樣刻板地教學，以求儘快完成教程。拔尖容易補底難，學生依賴老師傳授秘笈，不知道語文功力雖在父兄，卻不可移於子弟。」

雖然身為「一科之主」，顏老師笑言只是科務打雜，他想方設法，希望能在有限的教時中，令學習變得有趣。「我們不時會邀請作家訪校。早前便邀請了台灣作家張曉風到校演講，藉機引起與考試有關的話題（張的文章是2013年文憑試閱讀卷其中一篇考材），先引發學生共鳴，然後引導他們探討文章提及的教育問題，再請學生寫作與主題相關的文章。採用單元形式和貫穿的方法來教授，使學生不只理解文章的手法、技巧，還能深入地思考試卷的設題動機。」

秦老師也強調把生活事物融入教材，使學生感受到所學的貼近生活，是引起學習興趣的不二法門。她以文言文教學為例：「教文言文時，老師可加以創作和改寫，把文章改寫成與日常生活有關的人和事，以引起學生注意。只要稍為改換文言文中的人名，學生看到熟悉的名字已經雀躍不已，然後讓

他們在文中找出跟生活有關的句子，

引申為作文題目，這樣不就有興趣多了嗎？」她即席信手拈來一道寫作題目：「你看，眼前的桌上有一瓶水，只要我們發揮一下聯想，就不難想到以『半杯與一瓶』為題目。老師每天走進課室前，先想好一句文言名句或古聖先賢的智慧名言，上課時和學生一起思考，再加上日常生活的事例或物件作聯想。」她頓了頓，續笑說：「例如《使徒行者》（香港電視劇）也可作課堂上討論的題材呢！讓大家猜猜誰是黑警和臥底，配合借古諷今的文章，推斷作者諷刺的是哪一個角色。」說罷大家哈哈大笑，不難想像學生聽到這些話題，也應興頭十足。

顏老師坦言老牌名校不乏這類「求學就是求分數」的學生，有不少更很早便着緊地跑去補習社，生怕輸在起跑線上，但問題是，如果在未起跑前便已鬥垮了自己，不輸才出奇。

曾在日校任職的秦老師也不贊成讓學生太早開始補習，因為長期的策略式訓練，會使學生慣用相同手法分析文章，窒礙思維發展；此外，學生單靠溫習市面上的精讀，以及做補充練習來應付考試也有所不足，畢竟中文課所教授的文化元素是無可取

代的，文化元素是培養學生良好中文素養的根基，這也是補習社不能取代日校的主要原因。

秦老師經常思考日校與補習社課程，以及學生自修坊間精讀和補充練習的利弊，取長補短，編寫一些適合學生的學材。據她觀察，在新高中中文科課程實施後，學生都變得很緊張，對中文補習的需求確實日益增加，因為舊課程的考核形式強調背誦，現時則考核學生分析文章、歸納總結等能力，良好的答題技巧成為了考試高下的分野。她坦言補習社的教學目標較單純，力求幫助學生在考試「衝線」時更順利，精補精練，短期內提升學生成績的成效是顯著的，所以學生在赴考前去補習社學一些技巧其實是有益的。

顏老師深表同意，並指日校老師和補習老師分別像公營、私營醫院的醫生，職責一致，只是資源和發揮空間有異。不能視學生上補習班為無用，因為補習社能補足日校教師因教時不足的缺漏，但他強調補習社絕不足以取代日校教育，學生必先有一定的語文基礎，再上補習班，方能事半功倍。他直指去年有不少學生到補習社補習，成績卻未見起色；至於坊間精讀和補充練習良莠不齊，老師和學生亦宜慎選。

即便已炙如探湯，卻視日小如盤盂

既有人漏夜趕科場，自然也有一類學生，即使試期迫在眉睫，還是毫不著緊，覺得反正文憑試是「沒得溫」的，便索性兩袖清風步入試場，儘管「打天才波」即可。

秦老師認為，每一份試卷都能準備，都「有得溫」，說話卷也不例外。「要訓練思維，可由不同角度思考，不同性別和年齡的人的想法必有不同，學生可從中想一想題目的各個考慮點，再配合說話的

層次，有條理地逐一說出來。說話的層次其實與作文一樣：先確立中心句（可運用反問來加強語氣），然後從不同角度分析，並配合例子，引申過後作總結——這樣剛好就是一分鐘的首輪發言的佈局。」若是最後一位發言的同學，又該如何準備？「不論首位或最後的同學也一樣，換一個角度、換一個角色、換一個階段去想，已有不同的結果。當然平日要留意身邊的事物，多準備生活或時事例子，以及一些用作『拋書包』的句子就更理想了。」

視考試小如盤盂的學生，他們在答題時往往有出其不意的奇招。他們不時會挖空心思，加入自己的創意，導致答不準「取分點」而失分，這情況猶常發生在寫作卷。說起這樣的表現，秦老師搶着道：「我會很直接警告他們，考試是不用創意的，請他們收起創意。」

秦老師表示，考寫作卷絕對需要日常訓練的，學生必須掌握一套寫作策略：她會要求學生考試前想好幾個不同的故事、經歷和例子，例如校內比賽的經歷，作為萬用的寫作素材，即使學生在當下想不到高層次的立意，至少也有相關的故事可以寫。「記熟相關詞語，行文準不會太差；準備好幾類文章結構，即使下筆時想不到獨特的見解，也可以想想在哪裏運用插敘，在哪裏加入經過、結果，再配合一些平實的例子，寫作就能穩中求勝。當然我不能在短時間裏提升學生的語文和寫作能力，但只要教學生做好準備，就能提高他們的過關能力。」手中有糧，自然心中不慌。

方法有了，實行起來可有難處？顏老師任教男校，他坦言寫作，特別是需要抒情或感悟的題目，對男生而言較為困難。他笑指校內不少男生都是「公子哥兒」，缺少挫折或生活歷練，大多對生活沒有獨特的體會或感受，多只會寫旅行見聞，少有高深的立意。「他們惟有退而求其次，寫議論文吧！」

但男生就是傲氣十足，想一鳴驚人，覺得淺的題目就不選，總要挑戰高難度，結果就栽在寫作卷上。」幸而，男生也因個性使然，在口試時往往較女生敢言，因此同學在說話卷的表現普遍不太差。「我校與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設聯校口語溝通訓練，合辦模擬試，讓男女生一起訓練口語溝通；有些同學會在午飯或者放學後找我練習小組討論，爭取時間多作準備。」顏老師在訪談中，雖然多次提及時間不夠，資源有限，但說到為學生犧牲私人時間時，他卻沒有半聲怨言。

面對新卷型，興歎：孰為吾多知乎？

看見兩小兒辯日，即使如孔子這樣的萬世師表，一時也不知如何判斷；同樣，面對近年的新卷型，許多老師都興歎，他們的迷茫程度其實不亞於學生，無奈也得打起精神撐下去。

由2018年的文憑試開始，中文科閱讀卷將重設十二篇文言文指定考材，本年度九月升讀中三的同學將會是第一批考生。顏老師直言，重設範文，並非想像般簡單：「這做法過於理想——考評局其實設多少篇範文都沒有問題，問題是老師沒有足夠的時間施教，除非適當刪減課程內容，否則重設範文只會令中文科更沉重。另外，卷三、卷五合併後，考核方面實際減少的部分其實不多（合併的意義就是合二卷為一卷，算是微減吧！），而綜合卷的考核形式大致不變，只在「四條支柱」的分數上作微調，這卻令學校原有的筆記都要因應改動，每一項看似是小改變，但其實都牽一髮而動全身，老師哪有空間處理這些因課程或考試形式改變所引起的工作量？我們只好把範文滲入校本評核的古文單元之中，令老師教起來不用額外花太多人力物力……我知道有些學校甚至預備在中三開始教部分的範文，以舒緩高中的授課壓力。」

談到閱讀卷設題的走勢，顏老師認為閱讀卷日趨重視學生的文化素養。近年考生寫作時也多引用文言名句，惟考評局在評卷報告中，卻不時批評考生「亂拋書包」。顏老師說：「其實學生能『拋書包』已經很好了，起碼『書包』不是空的。」說到這裏，秦老師便從學生的角度分析重設範文的好處。「學生背誦了範文，起碼使『書包』裏有『貨』，即使寥寥幾句，能派上用場已經不錯。老師在施教上或有難處，但對學生來說，重設範文肯定有好處。」

日校教時不足，老師未能兼顧學生在各卷的訓練，秦老師可有一些速成的訓練竅門？「新卷三的聆聽部分，老師可重點訓練學生聽出句子的語氣，提醒學生把反問句改成直述句，因為這很多時就是答案；寫作部分中見解論證及整合拓展的部分，則要提醒學生多運用不同角度、角色、階段、正反面等方向去思考，並作引申，論述才夠完備；也要多用標示語，段落之間要承上啟下，每段均有層次地論證和說明建議內容及效果。循着這些步驟作答，保證萬無一失。」

中文科既稱為「死亡之卷」，兩位受訪者都認為閱讀卷是考生犧牲得最壯烈的地方。顏老師身處洪海，最能感受學生之苦，「早前看過一名『尖子』的訪問，他明言作答中文科閱讀卷時，會跳過問及段落結構的題目，先回答其他較簡單的問題——連尖子也要這樣應付考卷，可見閱讀卷對學生來說多艱深。白話文設題方向每年也有轉變，學生根本難以捕捉。至於文言文，很多同學乾脆放棄不作答，不作答即是零分，連下品也不入，加上文章的關鍵詞難以捉摸，選擇題選項過於接近，又要與時間競賽……一切對學生來說真的很難。」顏老師續歎道：「教學與考試出現了嚴重的割裂，閱讀卷要求很高的能力遷移，老師已儘量提供相應訓練，但學生始終擺脫不了過去的學習模式，只能背答案、抄答案，

不懂變通。」話雖如此，顏老師卻沒有放棄，盡力地幫助學生應試，例如在課後設古文班、論語及新詩創作班給初中學生，希望從小種下一些語文種子，使他們日後能在這份卷中「生還」。

秦老師曾出版多本應試策略的教材，她直接了當地提供一些準備考試的方法給學生。「很多學生說中文科『沒得溫』，我不同意。學文言文，背誦的硬功夫必不可缺，走進試場前先背熟通假字表，對文言文理解一定有幫助；理解文言文時緊記口訣：留、換、調、引、增、刪，這些都是可循之法。」

文言文理解六口訣

留：保留原有字義

換：改用通假字，轉換古今義

調：語序調轉

引：加長字詞，引申詞義

增：遇上省略句，增加補字詞

刪：刪去語氣助詞



問及對教育局的看法，顏老師望局方「注意老師的身心健康」，秦老師坦言「不要朝令夕改」，看似簡單，實則是語重心長的寄語。

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

中文課程近年的轉變，對老師而言，每年都是新挑戰，要所有老師達成共識一點不容易；課時不足，又有額外的行政工作需要承擔，顏老師深感教學團隊的疲憊和撕裂，難免無奈與唏噓，他寄語中文科老師要團結起來，並勉勵同工抱着樂觀積極的心態，考試制度改變帶給老師的困局已成事實，老師要先有信心面對，方能令學生對學習和考試有信心。「我希望學生不用怕中文，中文並沒有甚麼可怕，中文人也可以很快樂。」聖保羅書院雖然是中西區惟一仍設文學科的男校，但顏老師感慨對中文有興趣的同學愈來愈少，即使在中文科取得好成績的同學也未必喜歡中文科。「看見有學生做作家、老師，或從事中文、文學研究工作，我的滿足感比得知學生做醫生還要大！」一切盡在不言中。

這一個忽而滄涼涼，忽而熱如探湯的下午，筆者坐看這兩位赤子訴說自己投身教育事業的日子，便想起王維的詩句：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，設願縱然再風起雲湧，就在水窮處，他們得見柳暗花明的風景，並笑看風雲。

